

# “国民初恋” 鹰城男孩刘昊然

16岁被选中参演陈思诚导演的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高中尾声上了综艺《真正男子汉》，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拍摄间隙“顺便”参加高考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第一部主演的网络剧《最好的我们》也令他的“国民初恋”形象更加根深蒂固。他就是鹰城男孩刘昊然。

用“人红是非多”形容刘昊然过去几个月的经历，再贴切不过。《最好的我们》开播前，刘昊然、谭松韵“深夜出行”被偷拍，“姐弟恋”的吸睛标题，刘昊然和欧阳娜娜CP粉的起伏，第一次让刘昊然体会到名利漩涡里的不自由。

纷乱背后，媒体在攻，团队在守。最后，当事人的一句表态“我们现在都是单身”，似乎给了这段关系阶段性的“一锤定音”。

现在再问19岁的刘昊然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想要努力做一个好演员，为了让自己更自由。”以及“我已经成年了，我特别想在粉丝和观众的心目里长大”。

## “演余淮就像是在演我自己”

很多记者第一次见到刘昊然，都会笑着摇头说：“没见过这么当明星的。”

4月7日，爱奇艺出品的网络剧《最好的我们》开播发布会前，刘昊然一个人打车从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央戏剧学院赶到市区酒店，到得比工作人员还早。因为没吃晚饭，他点了一份快餐外卖，在化妆间里毫无顾忌地大快朵颐。《双生》是刘昊然第一次助理助理进组，理由只是“拍摄量太大，没时间自己买饭”。

4月底，记者约访刘昊然，有一个问题是关于“童星”的：“和好哥们儿吴磊会聊少年成名的烦恼吗？”刘昊然听完，快笑趴了：“我们才不聊这个呢，我们的不正常只是别人眼里的不正常，我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正常人，我们聊最多的就是今天吃什么。”

虽然出生于1997年，高中生涯没有经历过“非典”和“刘翔夺冠”的集体记忆，穿上校服的刘昊然，却依旧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怀旧的气质，像是那个时代走出来的阳光男孩。在原著粉看来，刘昊然的歪嘴笑、皱眉、玩数独、会篮球、舌毒甚至包括一双小眼睛，都和小说里用玩世不恭包裹一颗热心肠的余淮如出一辙。

“80后和90后的中学生活其实区别不大，我家里那时候管得很严，手机、电脑都没有接触到，下课后就是和同学一样打弹珠、玩甩卡。真正变化大的应该是近十年，所有学生开始抱着手机、iPad玩游戏，90后和00后的中学生活截然不同。”刘昊然回忆道。

《最好的我们》是刘昊然第一部网络剧，同时也是第一次担纲男主角。开播前，他怀着万分的忐忑，平时不喜应酬的他鼓起勇气“刷脸”，微信挨个问候圈内朋友帮忙转发开播预告。开播后，豆瓣8.4的高评分让刘昊然长长舒了一口气。他没事儿也喜欢在微博评论里“监测舆情”，最喜欢的一个评价是：“八月长安是不是先认识的刘昊然再写的小说？”

“我之前还非常认真地和我的经纪人聊，余淮和我本人太像了，不像《唐人街探案》每个镜头、每句台词都是在演别人。演员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角色会演得很轻松，出来的效果也很好。所以这部戏前16集左右我都很自信，但是到了高二、高三，余淮因为竞赛失利变得颓废，以及毕业十年后再出场……后期演技上对我来说有很大挑战。”刘昊然说。

刘昊然不否认，原著结尾，男女主角高中毕业后的失之交臂令人伤感：“大部分人的青春其实都不完美，中学时期的幻想在长大后基本都会破灭。”他自己的青春在旁人眼中却是“一条大路笔直向前”——16岁时，同学眼里默默无闻、不爱打扮的他，被幸运女神眷顾，通过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顺利踏入演艺圈。

“中间肯定还是有一些磕磕绊绊的，可能相比其他人算是幸运，但一路上经历的辛苦，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。”刘昊然2009年到北京上学，正赶上北京房价暴涨，作为一个普通家庭，每月支付五六千的房租，压力不小。“我最早在香山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，只有十平方米左右，比七天酒店的大床房还要小。平时一个人住，我妈妈来的时候，我和她会挤在一张床上睡。后来搬到了花园桥，又搬到了西三环，住宿环境就更差了，因为那边的房价更高了。”

## “我哪有时间当班干部 我在学校就是个吉祥物”

随着《最好的我们》热播，刘昊然开始面对出道至今最多的粉丝接机：“粉丝一多，我就会比较头疼，几十号人跟着我出机场、去打车、去酒店，我特别害怕我们会影响到别人。”

必须重视穿衣打扮这件事，也曾让他短暂地不适。刘昊然透露，自己生活中经常一周不刮胡子，同班同学看到他出通告做完造型的照片，都笑话他：“原来你可以这么人模狗样？”他认为，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：“我已经这么忙了，真的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外表上。”

前段时间，刘昊然在中戏门口吃驴肉火烧的照片被传到网上，没过几天，他在校内食堂吃饭的“吊丝”照又被曝光。校园生活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，让刘昊然感到委屈。面对走红，大部分人的选择是顺应，但是刘昊然，更多选择拒绝。

如果工作日在机场见到粉丝，刘昊然会停下来问他们：“你不需要上学吗？”如果对方回答请假了，他会表现出罕见的强硬：“你们愿意为我花心思，我感激。但是，旷课我不能容忍。”

“坦白而言，为了上学，我会推掉很多通告，甚至一些戏约。中戏是所有专业学校里面最严格的，思诚哥把我扔进中戏，就是希望我不要浮躁，真真正正学东西。”刘昊然说，“我现在最主要的身份还是学生，我之后的几十年，甚至一辈子都要拍戏，但是过了这几年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享受大学生活了。”

刘昊然的大一生活，用四个字总结就是“半工半读”。周一到周五从早到晚排满课，6点多起床，洗漱，吃早餐，7点半到8点半出晨功，然后上课，下午5点下课后忙排练。每次工作都是早班机去

从第一天意外进入娱乐圈起，刘昊然就是一副“不设防”的姿态。

去年8月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，刘昊然第一次经历粉丝接站。当天下着大雨，经纪人来晚了，他被迫一人孤零零等在高铁站，和十几个粉丝面面相觑。他们拍他，他觉得尴尬，于是说：“旁边有麦当劳，我们边吃边等好不好？”结果他自己掏钱，请所有粉丝吃了一顿麦当劳。

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宣传期，有一次采访，刘昊然造型做了一半，看到一个八卦，扭头就跟记者分享：“看，那谁的前女友长这样！”工作人员忍不住喝止：“有点艺人的自觉好吗！”

所有“小鲜肉”面对如临大敌的恋爱问题，都会打官腔说“事业为重”，也只有刘昊然会在采访中耿直地掏出一颗恨嫁心，天天强调自己想谈恋爱疯了。

“我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明星，就像你拉着朋友聊天一样，当然都是讲真话。”刘昊然向记者解释，“我从小到大都不愿意做自己不想做的事，说自己不想说的话，这种性格也许会受伤，但同时也会有更多人因为我的性格去喜欢我保护我。”

聊到行业最近发生的新闻，刘昊然表现出一种想以成人姿态加入成人谈话的



晚班机回，最多请一天假，尽量做到力所能及的最高出勤率。采访这天的上午，他刚刚从杭州飞回北京，“实在有点累，困得在马哲课上眯了一会儿”。

“现在中戏出晨功已经进化到指纹打卡了，还要对着摄像头拍照，真是哭晕在厕所。”刘昊然摆了个哭丧脸，下一秒又特别自豪：“但是，我上学期没进过医务室请过假。”

“每次拍完一个戏，我都强迫自己调整心态，回到学生身份。拍戏的过程，有一点像‘社会人’，我是主角，大家会很照顾我，工作没日没夜，休息时就在宾馆睡觉。但是回到学校，我也是一样的学生，要去认真听讲，要去做作业，要去习惯学校的作息生活。”

即便如此，仍然有一些东西，是因为年少成名而永远失去的：“我同学现在如果要演一个烤冷面的小贩，他去找老板说你把这个摊交给我，我帮你烤，每天给你多少钱。这些体验生活的机会，我已经无法拥有了。而且，大学最有意思的是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一起

去参加社团，但是，我现在离这样的生活越来越远了。”

“我在大学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男生，课余时间打打游戏，做做运动，上B站看看漫画，我和普通大学生唯一不一样的，就是我选择的是表演专业而已。”

“专业课成绩很好，会被老师钦点当班干部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我哪有时间当班干部啊，也就是有时候会被当成吉祥物。”刘昊然告诉记者，虽然在学校里经常被“抓壮丁”参加文艺汇演，但他的心态是能婉拒就婉拒，“你让我站在那里，面对那么多同龄同学表演，我真的觉得太奇怪了，我特别不习惯主动表现自己。”

都说“出名要趁早”，在这个表演院校学生恨不得个个都想通过直播生活当网红的年代，刘昊然更愿意以一种保守的方式被认可：“我希望有一天能演好一个大反派，或者成功塑造一个军人，但是我也非常清楚，我现在的能力达不到，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往那个方向走。”

## “努力成为好演员，为了让自己更自由”

愿望。比如，他会通过别人的经验得出“版宠总有一天会成为版嘲”和“需要理性看待CP”的结论——但是，当新闻主角变成自己，终究还是另一番况味。

《最好的我们》开播前，刘昊然和谭松韵这对“耿耿余淮”CP被拍到深夜同行的照片，一时间，吸睛的“姐弟恋”新闻标题霸占头条，加上刘昊然、欧阳娜娜这对《北京爱情故事》“初恋CP”粉的反弹，都让零黑点的刘昊然第一次尝到绯闻波澜。开播发布会上，刘昊然、谭松韵绯闻后首度同框，“我们都是单身”的表态，似乎给了这段关系阶段性的“一锤定音”。

这段风波，让刘昊然更加懂得保护自己。

刘昊然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，讲的是艺人和演员的区别：“你有好的作品的情况下，大家对你的宽容度会很高，不会那么关注你的私人生活。既然已经比别人成名早，必须保护好私人生活空间。不然后会会越来越严重，对自己的生活、感受力、心态都会有负面的影响。”

“成为一个好演员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，为了让自己更自由。”刘昊然说。

“我特别想在粉丝和观众的心目里长大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但是可能大家心目中

的定位，还是觉得我没有长大，这样的反差会让我觉得有些不适应。”刘昊然最奇怪的地方，就是现在很多艺人明明已经30岁了，却还会被粉丝叫“宝宝”，“就像我觉得我可以经济独立了，我觉得我可以管理自己了，家人会觉得你还没有长大，这是男孩子会叛逆的最主要原因。”

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二选一，刘昊然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主见：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，他自愿放弃了一个也许会对事业有很大帮助的机会。

中学开始的独立生活经验，让刘昊然比同龄人更懂事，也更不会“无条件服从”：“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印象能够改变，我有独立观点，我可以表达自己，我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。”

采访全程，刘昊然都保持着礼貌得体，唯独关了录音笔，聊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导演姜文，瞬间开始滔滔不绝。最后，把记者送上出租车前，还恋恋不舍地探了半个脑袋进来，想要发表关于“《推拿》好看还是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好看”的看法——这是一个浑身是劲的年轻男孩，渴望在聚光灯背面偷偷成长，更渴望这种成长能被更多人看见。

(澎湃)